

薄伽梵歌

张保胜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安 人
责任校对：王 新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李玲玲

薄伽梵歌

Bogafan ge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销 处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6 插页 208 千字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91—7,000 册

ISBN 7-5004-0529-4/B·103 定价：6.70 元

《薄伽梵歌》汉译本序

季 羨 林

对于印度哲学，我没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了解得不多。但是对于《薄伽梵歌》的重要意义，却是了解的。印度反英斗争的伟大领袖甘地的哲学基础就是《薄伽梵歌》，它在甘地思想中起过多么大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去年，我曾遇到两位印度国会议员和一位印度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们对我说：“听说你们正在翻译《薄伽梵歌》，这真是一件有巨大意义的工作！它必能加深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了解，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可见一直到今天，《薄伽梵歌》对印度人民仍然有极大的权威。因此，我们今天出版这样一个译本，是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

《薄伽梵歌》在印度历史上，对广大印度人民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难以回答。事实是，千百年来印度几乎所有的教派、所有的哲人，都对这一部圣书发表过意见，做过注释。但是结果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异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对本书没有研究，不敢乱发议论，张保胜同志的介绍，可以参阅。我只有一个感觉：本书的思想内容是比较一致的，没有什么突出的矛盾。它批判什么，宣扬什么，

都讲得一清二楚，不会引起人们的猜疑。但是解释、崇敬、发扬、利用本书的那一些印度哲人却是矛盾重重的。比如圣雄甘地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甘地毕生反对使用暴力和种姓制度，提倡非暴力，人人平等。但是《薄伽梵歌》中心思想却正是提倡使用暴力，主张种姓制度。甘地同印度其他哲人一样，是在《薄伽梵歌》中取其所需，我们不必深究。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阅读、了解这一部印度人民的圣书，我在下面介绍印度近现代几家研究这部书的学者的意见。他们之中有的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薄伽梵歌》。据我所了解到的，他们的意见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与重视。而我认为，我们所重视的正应该是这些学者的意见。我们虽不能说他们的阐释已经尽善尽美了，但是比起过去和现在那一大批死抱住旧观点、旧方法不放的学者的意见，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旧的解释，看似玄妙，实际上却是没有搔着痒处。结合介绍，我也提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供同道者参考。

首先，我想介绍号称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世祖的高善必(D. D. Kosambi)。他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都讲到《薄伽梵歌》，归纳起来，可以有以下几点：第一，这部书是公元三世纪末以前写成的；第二，它赞扬非暴力(这一点同Basham有矛盾)；第三，黑天是唯一的尊神，他充满了整个宇宙，天、地、地狱，无所不在。他能调和根本不能调和的东西，他是人们皈依的绝对的神。

其次，我介绍印度历史学家Basham对《薄伽梵歌》的看法。第一，他认为这书所表现的是成熟的有神论，它代表的

与其说是婆罗门教，毋宁说是印度教，它把印度教从一个祭祀的宗教转变为一个虔诚皈依的宗教。这种皈依 (bhakti) 的思想可能是受到了佛教菩萨的影响。佛教虔诚的皈依早于印度教。第二，它宣传行动的哲学，人间的正道不是圣人们的无所作为，这毫无用处。上帝是经常不息地行动的，人也应该如此。人的行动不应该带着执着，带着个人的欲望和野心。人是社会中的一员，他必须完成任务，他必须为了神(上帝)的光荣而行动。这本书的教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的任务是行动，而不管结果如何。第三，这本书与其说是神学，不如说是伦理学，它的目的是维护旧社会的秩序，抵制新的改革和非信徒的攻击。

最后，我介绍印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恰托巴底亚耶 (chattopadhyaya) 对《薄伽梵歌》的看法。他的看法约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俱卢之野以后，般度兄弟得胜归来，成千的婆罗门集合在城门外，为坚战祝福。斫婆迦派哲人（顺世外道，唯物主义者）也在其中。他对坚战说：“婆罗门聚集在这里，诅咒你，因为你屠杀了亲属，你一定要死。”婆罗门杀死了斫婆迦。他的伦理价值是部落性的，谴责坚战屠杀亲属，他代表的不是非暴力，而是代表部落社会的伦理标准。俱卢之战是兄弟残杀，部落伦理标准被践踏。斫婆迦反对之，被焚死。部落伦理标准要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薄伽梵歌》就完成了这个任务。阿周那在战场上，面对屠杀亲属和长辈的局面，心里犹疑、愁苦。黑天要把他的灵魂提高到崇高的形而上学的高度，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看，这样的屠杀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在达到这样的

高度之前，黑天先从面对现实的、世俗的考虑开始。这是一种享乐观点，或在今世，或在天上，都要去追求享乐。这可能是在印度哲学思想史上真正的享乐哲学第一次表露。斫婆迦的伦理是反对这个的。第二，恰托巴底亚耶把印度古代哲学分为两大派：一派他叫作提婆(deva, 天, 神)观点，这是唯心的；一派他称之为阿修罗(asura, 魔)观点，这是唯物论的。《薄伽梵歌》属于第一派，而顺世外道则属于第二派。顺世论主张：阿提茫(The Self)除了肉体之外，什么都不是，因此被称作肉体论(dehavada)。《薄伽梵歌》书中描绘的阿修罗观点很可能与密教(tantrism)有关，而密教在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遗物中已有所表现。

上面我介绍了印度三家的看法，并不是说，我就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我只是想，他们的意见同平常的不同，颇多新意，极有启发。我们研究印度问题(别的国家也一样吧)，往往囿于习惯看法，而这些习惯看法又多来自欧美，眼界短浅，固步自封，这样对研究很不利。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这篇短序只能看作是一点尝试。

最后，再讲一点我自己对《薄伽梵歌》的看法。我认为，《薄伽梵歌》标志着由多神论向一神论发展，由祭祀向皈依(bhakti)发展。这一点同印度整个宗教思想发展潮流是相一致的。这种潮流也表现在佛教上。从小乘的修习，到大乘皈依的发展，就是这种潮流的表现。释迦牟尼最初并没有被神化。以后逐渐把释迦牟尼神化，神化成唯一的上帝，只须向他皈依即可得到解脱。到了此时，小乘就变成了大乘。天国的入门券越卖越便宜了。佛教大乘的起源，我认

为滥觞于阿育王大帝国时期，因为只有人间有了大帝国，天上才能有唯一的尊神。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从时间上来看，大乘起源比《薄伽梵歌》要早。《薄伽梵歌》受了佛教大乘的影响。

我决不敢说，我这一点看法是正确的。象《薄伽梵歌》这样内容复杂的书，应该从各方面去探讨，去分析。然后集众家之观点，加以对比，加以评判，去粗取精，去浅存深，庶能逐步了解它的真正含义，把对印度哲学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有志于此者，盍兴乎来！

1984.2.27

译者序

《薄伽梵歌》^①是印度古代宗教和文学名著，也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最精采的哲理插话和印度教最负盛名的经典。《薄伽梵歌》这个书名是由梵文音义混译而成的。“薄伽梵”(Bhagauat)词义为“世尊”，即对至上神的尊称，“歌”是梵文 *Gī tā* 的义译，所以这个书名也可译为《世尊歌》或《神歌》。

关于这部著作的成书时代迄今尚无定论，在这里，我可以把普列姆·纳特·巴扎兹 (Prem Nath Bazaz) 的《〈薄伽梵歌〉在印度历史上的作用》^②一书的有关内容介绍如下：有些学者把《薄伽梵歌》成书的时代定为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后 300 年之间。一些外国学者倾向于公元后四世纪。有的认为成书于公元前 1000 年或于佛教创立之前。这一说法被一些学者否定了，因为《薄伽梵歌》的作者是颇为精通佛教哲学的。高善必 (D·D·Kosambi) 就曾指出《薄伽梵歌》第 2 章第 27 颂和第 5 章第 25 颂所讲的“梵涅槃”(Brahma-nirvāna) 就是佛家关于超脱业报的典型说法。提拉克 (B·

① 梵文: Bhagavadgītā.

② 英文原著: The Role of Bhagavadgītā in Indian History.

G·Tilaka) 认为这种形式的《薄伽梵歌》至少是在塞种纪元(公元78年)前 500 年形成的。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认为《薄伽梵歌》成书于早期奥义书之后和六派哲学之前,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

一般说来,印度学者倾向于公元前,至晚不会越过公元后一世纪。外国学者一般都倾向于公元后。如温特尼茨(M·Winternitz)和鲁道夫·奥托(Rudolph Otto)认为这部诗形成于公元四世纪。利查德·嘉布(Richard Garbo)和伐库赫(T·N·Farquhar)认为产生于一世纪或二世纪早期。根据嘉布的看法,原始作品产生于公元前 200 年,它被吠檀多信奉者写成现在这个形式是在公元后二世纪。爱德文·阿诺德(Edwin Arnold)在《薄伽梵歌》英译本序言中说:“然而证据有力地证明这部著作大约完成于公元后三世纪。”^①这一点由高善必所证实。他认为这部著作大约形成于公元后 150—350 年之间。

根据我所掌握的一些资料推断,《薄伽梵歌》的原始部分可能形成于公元前三、四世纪,它的现在这个形式大概产生于商羯罗前几代,很可能在公元后三、四世纪。这与高善必和温特尼兹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在这部诗中提到了《梵经》(Brahma-sūtra)^②,这是吠檀多派最根本的经典,从《梵经》对佛教中观、唯识派的批判,可以推知现存形式的《梵经》大约在龙树、世亲之后,可能在公元 200—450 年之间。另一方面,诗中也确有许多大乘佛教的思想和语言。

① 引自巴扎兹《〈薄伽梵歌〉在印度历史上的作用》,第 163 页。

② 参见《薄伽梵歌》第 13 章,第 4 颂。

一般认为大乘佛教形成于公元一世纪前后，此时正值贵霜王朝统治时期，而龙树是深受迦腻色迦重视的哲学家。从这两点看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薄伽梵歌》最早不会超过公元一世纪，如果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很可能形成于笈多王朝时期，即公元四世纪。

关于《薄伽梵歌》的作者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印度的一些学者，如提拉克、潘达尔卡(Bhandarkar)、拉达克里希南、达斯古普塔(Dasgupta)认为《薄伽梵歌》是一个作家写成的。其他一些印度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其中凯卡尔(G·V·Ketkar)和凯尔(G·S·Khair)认为《薄伽梵歌》各部分是在不同时代由不同作者完成的，其作者至少有三个。他们坚信同一个作者决不可能在诗中表现出如此明显的矛盾思想，也不可能使用不同的文体。

我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因为诗中的许多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威廉·洪保(W·Von·Humboldt)于1826年就曾提出过“窜入”的理论，他认为仅有第1章到第11章和第18章的63—78颂属于原始《薄伽梵歌》。法国的路·勒诺(L·Renou)曾说：“人们估计，该诗的原始文本较短，有人肯定它在第二章第三十八节就已结束，可能后来才增加了第三至十二章，然后又增加了第十三至十八章。”^①有人主张《薄伽梵歌》与《摩诃婆罗多》是同一个作者写成的，这一设想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薄伽梵歌》作为《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则是后人窜入的。

① 引自《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4年版，第491页。

或许有人要问这样一部古老的《神歌》有什么值得译出的特殊价值呢？它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很难一下子说明白。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的：《薄伽梵歌》的确十分古老，它所使用的文字也已成了历史的遗迹，但是它并没有寿终正寝，文字虽已死去，内容却仍然活着。这或许可以成为翻译出版的理由吧。1984—1986年我做为访问学者在印度呆了差不多两年，纵贯印度南北，从郑和曾经访问过的印度最南端的科麻林角到印度北部佛陀寂灭地戈拉克普尔，不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上，也不论在人流如潮的大街上还是在绿草如茵的庭院内，凡是印度人出没的地方，都仿佛看到了克里希纳慈祥的微笑，听到了克里希纳不倦的教诲。一个月色的夜晚，在南印度提鲁帕提中央梵文学院与一位印度朋友促膝交谈，话题很广，其中谈到了英·甘地总理的不幸遇刺和随后发生的印度教徒血洗锡克教徒的德里事件，因为那是刚发生不久的事情。我迷惑不解的是，印度教崇尚“戒杀”(ahimsā)，英·甘地遇害已是很不幸的了，为什么还会发生大规模的印度教徒袭击锡克教徒的流血事件呢？那位朋友的回答使我感到惊诧，他说：“那是大神的旨意，被杀者当杀，杀也等于没杀，杀者只不过充当了大神的工具而已。”这不是克里希纳在《薄伽梵歌》中所给人们的教诲吗！接下去谈到了人生，当他知道我没有宗教信仰时便惊讶地说：“你的生活太无聊了，不信神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所剩下的只是吃了睡，睡了吃的事了。”我又一次感到愕然！他自己的人生观又是什么呢？“对神无私的奉献，从事你应当从事的事业而不考虑它的结

果，把你所做的一切都当做对神的奉献才能获得最终的解脱。”他的回答又活脱脱现出了《薄伽梵歌》的有为论和虔信的宗教教义。

我还记得一则故事，一则真实的故事，九世纪一位名叫阿般提·婆尔曼的克什米尔国王在临终前把《薄伽梵歌》从头至尾吟咏了一遍，便安祥地长眠了。也许他的灵魂（“自我”）^①与宇宙灵魂（“大我”）^②融合并归入了不可名状的幸福天国。

对于《薄伽梵歌》在印度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不敢妄加评论，我只介绍一下国外学者的意见。印度的瓦·盖罗拉认为：“虽然《薄伽梵歌》是《摩诃婆罗多》故事的一部分，但是在古代的大师和现代的学者看来，《薄伽梵歌》要比《摩诃婆罗多》更重要。古代出现的所有宗教派别，作为其倡导者的所有大师，为了证实各自的教派，都利用《薄伽梵歌》的伦理教导，来支持自己的教义。《奥义书》、《薄伽梵歌》、《吠檀多经书》一直是古代印度各宗教教派的基础。如果不打上这些著作的印记，那么这些教派在社会上就存在不下去。”^③德国学者威廉·洪堡把《薄伽梵歌》置于卢克莱修、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之上，他赞誉《薄伽梵歌》是“世界上最美的哲学诗”，并感慨地称道：“我要感谢这有幸的命运，让我读到了这篇美丽的诗歌。”^④德国的莫·温特尼茨

①② 依据《薄伽梵歌》的理论，生物的个体灵魂（“自我”）是宇宙灵魂（“大我”）的一部分，解脱后个体灵魂即可归入宇宙灵魂，进入不生不灭的幸福天国。

③ 引自《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④ 引自中村元的《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说：“《薄伽梵歌》之所以能博得人们的喜爱，名扬印度和欧洲，其原因既不在于它的思想深度，也不在于它那渊深莫测的智慧，绝大多数印度学者和许多欧洲学者都认为，这智慧就隐藏在诗歌当中；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薄伽梵歌》的诗歌价值——它的语言浑朴有力，其中的象征和比喻绚丽多彩，全诗洋溢着庄严肃穆而又热情奔放的气息。这些在任何时代都会给感情丰富的人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① 而印度学者普列姆·纳特·巴扎兹却认为从史前到当代全部的印度文献中，没有那一部著作象《薄伽梵歌》那样享有如此巨大的声誉。每一个印度教徒，不管他是否读过这部圣诗，他的思想和行为无不受到它的熏陶和影响，因为在印度流传的文化是以它为基础的。印度教的道德生活也是从它那里汲取营养的。”^② 或许可以说它养育了印度文化，形成了印度教信仰者，也可以说是印度民族之所以为印度民族的心态和性格，它是印度文化的精神，它对印度历史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远的不说，在近现代印度历史上就出现过两位最著名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领袖人物，一位是提拉克(B·G·Tilaka)，一位是圣雄甘地(Mahātmā Gandhi)。他们都曾以《薄伽梵歌》为号角在印度发动过声势浩大的抗英斗争，导演过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所不同的是前者发起的是暴力革命；后者所领导的则是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而“暴力”和“非暴力”又都是以《薄伽梵歌》为依据的。他们之所以能用克里希纳的教诲使人们的积极情绪迸发出来，

① 引自《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1—372页。

② 参见巴扎兹《薄伽梵歌》在印度历史上的作用。

人们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正是《薄伽梵歌》在印度形成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的表现。这是问题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则是它对印度历史脚步的巨大滞留作用和对现代文明的逆反力。贾瓦哈拉·尼赫鲁也曾惊呼《薄伽梵歌》“有一种内在的弱点制约着印度，这不仅影响到她的政治状况，而且也影响到她的创造性”。^①《薄伽梵歌》在印度究竟产生过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对印度的今天和明天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对人类文明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等问题等待着有志于此的同仁们从各方面加以研究和探讨。

十五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和亚洲的贸易日渐频繁，形形色色的欧洲学者和传教士对东方文化发生了兴趣。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打破了西方对基督教伊甸乐园的憧憬，粉碎了人们对封建专制的恐惧，驱散了“君权神授”的迷雾，使人们从自我的“良心谴责”中醒悟过来。在这场伴随革命而产生的信仰危机中，他们怀着“复归自我”的强烈心愿，到东方来寻觅精神的补偿，以求从东方文化中发现他们提出的“人本主义”的普遍原理。于是乎，东学西渐，东方文明对西方发生了作用。中国思想对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沃尔夫等人产生了特别的影响。莱布尼茨曾主张把中国的知识分子请到西方来。叔本华（1788—1860）是最早受到印度哲学影响的德国哲学家。他在读到《奥义书》的拉丁译本时激动地说：“在这部书的字里行间，真是到处都充满了一种明确的、彻底的和谐精神，每一页都向我们展

① 参见巴扎兹的《〈薄伽梵歌〉在印度历史上的作用》一书的导言。

示了深刻的、根本性的、崇高的思想，浮现出位于全体之上的神圣的真面目。这里吹拂着印度的气息，呈现出根本的、顺从自然的生命。那种在精神上早就注入了犹太人的迷信以及还在重视这种迷信的一切哲学，在这里都被消除干净。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有益和最能提高人的品性的读物。它是我生的安慰，也将成为我死的慰藉。”^① 英国人发掘东方文化主要的不是为了寻求精神慰藉而是为了统治东方的需要，想从东方文化中找到打开东方人心扉的钥匙。

印度学自十八世纪在欧洲兴起，在十九世纪达到极盛时期。而英国在十八世纪末就成立了皇家亚细亚学会，对印度的古典传统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许多重要的印度古典文献也就陆续被介绍到西方。英国人查斯·威尔津斯爵士于 1785 年率先将《薄伽梵歌》译成英文出版。1788 年以威尔津斯的英译本为基础在莫斯科出版了俄译本，这是第一部被译成俄文的印度文献。而后，于 1823 年威廉·封·施勒格尔出版了附有拉丁文的校刊本。威廉·洪堡通过这个校本了解了《薄伽梵歌》并于 1826 年发表了题为《关于〈摩诃婆罗多〉的著名插话〈薄伽梵歌〉》的重要论著。1834 年出版了 C·R·S·派佩尔的德译本。1869 和 1870 年又分别刊出了 F·洛林和 R·博克斯贝尔的德译本，在德文本中又以 R·加尔贝和 P·多伊森的译本最为可信。再后又陆续出版了法文、日文、意大利文等许多译本。1957 年徐梵澄先生在印度出版了离骚体的中译本，而印度自 1908 年《薄伽梵

① 引自中村元的《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14 页。

歌》在加尔各答刊印以来，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版本和现代印度语译本问世。

这部圣诗是以《摩诃婆罗多》中的俱卢和般度两个亲族大战为其背景的。这场战争在印度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并无定论，然而一般都把它当做寓义性的故事，认为它象征着达磨（正法）和非达磨^①（非法）在人们头脑中的矛盾和斗争。这种说法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然而也不免带有猜测、附会的意味。若对其进行深层挖掘，则会发现当时社会的一点影子。《薄伽梵歌》开篇第一章有这样一个情景，般度族和俱卢族两支大军正在俱卢之野摆开阵势准备交战。般度的第三子阿周那令其车夫克里希纳（黑天，最高神的化身）驱车至两军之间。阿周那面对即将被屠杀的父老兄弟便产生了忧伤悲悯之情：-

哎！我们竟然横下心来
去招致不容宽恕的罪过，
诛戮自己的宗亲家人
却是为了王权和享乐。

1. 45

即便是持国的儿子们
用利刃杀我于战场，
我也决不挥戈抗争，
如此倒觉得坦然舒畅。

1. 46

① 达磨(dharma)和非达磨(adharma)是指正义和非正义、道德和不道德、职分和非职分等。

阿周那还担心破坏传统的宗法^①家规^②会导致家族的女子失贞和种姓混乱。他难以冲决传统观念的藩篱，也难以从深深的自责中解脱。克里希纳反对他的观念，认为那是糊涂思想和怯懦的表现。克里希纳的责任就是要把阿周那从传统的世俗伦理观念的囹圄中拯救出来，他用超伦理、越善恶的智慧之剑击碎了阿周那的愚顿，使他领悟了灵魂不死、杀即非杀的道理。也只有把阿周那的思想提高到超世俗观念的高度，戕害兄弟，诛戮父老才是合乎情理的。战争终于爆发了，阿周那一反忧伤悲悯之态，竟用阴谋诡计杀死了他的叔祖——敌军统帅毗湿摩，他的胞兄坚战也以不道德的手腕杀死了他们两族共同的师长德罗纳。这场战争之惨使参战双方，除少数几个幸存者外，几乎全都遗尸疆场。当然，战争最后是以般度族的胜利和俱卢族的失败而告终，般度族获得了王位和国家的统治权。

以上主要是前两章所述及的内容，这两章可能是早期作品，克里希纳的教诲可能是印度功利主义的最早表现。就其整个故事而论，它不仅反映了部落伦理关系的调整，而且反映了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般度族兄弟得胜归来，成千上万的婆罗门集合在城门处向坚战祝福，其中有一位斫婆迦派哲人上前告诉坚战：婆罗门聚集在这里是为了诅咒你，因为你屠杀父老、诛灭宗亲。结果，婆罗门烧死了这位斫婆迦^③。这一段小小的插曲为我们作了提示：婆罗门

① “宗法”的梵文是 *jatidharma*。

② “家规”的梵文是 *Kuladharma*。

③ 参见德·恰托巴底亚耶的《印度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8页。